

如烟往事

香雪微凉

■ 李颢

午后，走在大街上，一场毫无征兆的大雨来袭，来不及躲避，身上瞬间就湿了。望着雨中推着小推车颇为狼狈的小摊贩们，我呆坐着，一时忘了避雨。有风掠过，身心瞬间有了凉意。这让我多少有点惊讶，要知道，在如盛夏般的海南秋天，很难有机会体会到这份微凉。

这种不易觉察的凉，悄无声息地袭击了我这样一个中年人的心。我蓦地想起故乡的冬雪，它曾给我过同样的感觉。

我的故乡是豫东平原上一个叫作“毛庄”的小村庄。村子中央有片高地，我家就住在高地图中，三间矮矮的土房子，小小的院落以及院子里茂盛的枣树、梨树，还有南窗下的一株腊梅，它们承载了我童年的所有记忆。

总感觉儿时的冬天特别漫长，似乎一直都在下雪，到了2月份依然大雪纷飞，寒冷异常。我在离家4里多的一所乡村学校读书，为了早自习不迟到，每天凌晨5点就得起床。经常是推门出来，北风呼啸，雪花飞舞，为了尽早从晕乎的梦中醒来，我总爱跑到南窗底下那株梅花前，使劲闻闻花香。每有一缕清香入鼻，精神都会为之一振，整个人仿佛才算真正醒来。

那天的雪夜里，我又一次从睡梦中醒来，准备去自习，突然感觉有些异样：院子传来窸窸窣窣的声响。我出去一看，院子里竟然站了一群人，他们搓着手，跺着脚，小声说着什么，地上摆着大小不一的包裹。正诧异间，我听见父亲说：“咱们走吧，不然就赶不上车了。”其他人纷纷扛起地上的包裹，踩着积雪往外走。这时候，我才发现，这群人都是平日极熟稔的同村叔叔伯伯们。

“大，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呀？”我问。
“我和你叔们去四川绵阳炸撒子，你要好好学习，多听娘的话啊！”父亲边说边腾出一只手，摸了摸我的头。

随后父亲就和那群人踩着积雪，步履蹒跚地向村外走。他们的背影渐渐模糊，我的心仿佛一下子被抽走了，我张大嘴巴，不知是悲伤还是惊惧，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次我没有再去窗下闻梅花香，感觉天地间只有雪花在舞，苍茫不可知。

那是父亲第一次离开家到远方。母亲后来告诉我，父亲跟着同村人去绵阳炸撒子挣钱，好给三个孩子交学费，给家里翻新新房。村子离省道很远，要越过很大一片田野，穿过两个村庄，再跨过一条河流才能到达，为了能及时赶上路过的长途客车，只能在凌晨起床赶路。

我永远忘不了那个大雪纷飞的早上，父辈们扛着行李卷儿，踩着厚厚积雪，渐渐模糊不见的背影。

这样的背影，这样的脚步，如此突兀地横亘在我记忆里，让年幼的我第一次体味出一种说不出的人生况味。这况味有点凉，不同于寒冷的天，不同于冰凉的雪，是心底想哭却不敢流出眼泪的那种凉。

初中毕业后，我上了县城的高中，离家70多里地，学校一个月才让回家一次。这让从未离开过家的我特别想家。一到学校允许回家的日子，就立马推出我的那辆旧自行车，朝着家的方向一路狂奔。那年冬天，又一个回家日，我和同镇上的一位同学出发时，天上开始飘起零星雪花，我们顶着寒风越骑越慢，快到镇上时，天已经黑了，雪也开始大起来。同学家就在镇上，而我家离镇上还有8里多，那位同学怕我雪天摸黑赶路不安全，硬拉着我不让走。我挣脱不过，只好在他家里住了一宿。夜里听着窗外的风声，翻来覆去睡不着，想着自己到了该回家的日子却没按时回去，娘不知该有多担心呢。胡乱睡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把自行车留在同学家，急匆匆往家赶。

一夜大雪，通往村子的土路都被白雪覆盖了，路两边的水沟也差不多被积雪填平。一眼望去，白茫茫一片，看不到一个人，我小心地循着路痕，慢慢往前走。又过一会儿，远远看见前方有一个人朝我这边的方向走来，一边走一边用竹竿不断拨弄路两边沟中的积雪。

再走近一点，发现那人竟是我的娘亲，她穿着厚厚的棉袄，一边用力拨着沟里的雪，一边哭喊着我的乳名。原来，昨晚看我没按时回家，娘急坏了，又没有电话可打，也没人可问。娘一夜没睡，生怕大雪封住了路沟，我不小心会掉进沟里去，就一大早找了一根长竹竿，沿着通往镇上的路，一边寻找，一边哭着拨弄沟里的积雪……

冰天雪地里，一夜未眠的娘头发散乱，看上去如此苍老和脆弱。如果有一天，这个世界上最疼我的人去了，我又该如何独活于世呢！这样想着，又有一种不同于风雪之寒的凉萦绕于心，我抱着娘放声大哭。

也许故乡的冬天太冷，我患上严重的鼻窦炎并为此做过三次手术，几番折腾，以致高二那年休学了半年。

长大后，我经历过许多暖暖凉凉的事，走过不少高高低低的路，最后定居于海口这座热带城市。我坚信这里面有某种神奇的缘分在牵引，因为这里四季都是温暖潮湿的天气，让我的鼻窦炎几乎不治而愈。这里大海辽阔，椰风微拂，浪花轻卷，人们从容笃定地过着每一天。生活久了，我一度忘了我的故乡在北方，忘了在故乡风雪中曾体味过的凉。

风物写意

一溪云

■ 杨道

在前往俄贤岭的旅途中，因为天空里满屏的云，我爱上了两个颜色：云的白和天的蓝。这爱来得缓慢，好像需要经过一番思考，以显出它的庄重和长远。

《说文解字》中对“云”有如此解释：“云，山川气也。从雨，云象云回转形。凡云之属皆从云。”古人对于云这一自然景物，有着更多细节的发现。云之变幻本是一种自然现象，无论天气阴晴与季节更替，云都会在天空中游走。因其有独立的姿态，散淡飘逸、自由闲适，因而成为文人墨客吟咏表现的对象，并借之抒发自己高洁傲岸的情怀和对自由的向往。

“云”的意象历来为诗人们所关注，在中国的古典诗歌里，运用“云”意象的诗句比比皆是。我最早对“云”产生惊喜的，是年少时读《离骚》，当时觉着“云”里的仙气，如此地飘忽不定，充满魅惑：“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事实上，这二句诗中的“云”，是作为神话世界中仙人抵御外来入侵的防御工具出现的，具有某种人格象征的意味。但我在初遇此句时，觉着满纸都是中国古典最富奇思的玄幻色彩，惊喜不已。而秋日里俄贤岭的云，把这份隐匿了二十多年的惊喜，重新续上了。

我喜欢满目的白云，它能随时变身，如游龙或者鸣凤，有时，它甚至可以盘旋为海马的形状，以一种薄的声气应和，在天空更宽大的蓝色中努力被迷惑。每一朵白色的云都可能是海妖塞壬身上一袭白色的裙裾，她的内里在燃烧，就像山林里着火的灌木，勾着那些芜蔓的枝叶，把所有的想象都拂飘起来。一些云落到芭蕉叶上，像白色油布把整个宇宙都罩在了炽热的光圈中，需要一种类似博物馆橱窗里的密码，来标识区别于人类俗世的欲望。

车在前往俄贤岭的路上，走走停停，我想把天地间的白云都收入篷窗一样的手机里。广坝湖上，落了三四点白鸥，与九峰山的青绿形成应和之势，恍如画家数笔绘出的横塘秋意图。一些芦花摇曳，清淡的云影飘浮于渺远的蓝空。我总是想着，等这阳光减些声势，就把这一半烟水和白云剪回家。

古时词人就偏爱素淡平远的风景，譬如蔡伸说“落日归云，寒空断雁。吴波浅淡山平远”，这是人于归云与淡山中极致自由的一种状态，云间自有色彩晕染，人的眉眼便盛了湖间声色，如同斜风细雨的宋词，描了半阙的旖旎白玉。

而白云，在中国的传统文话里，是一种象征性极强的符号，“白”有圣洁之意，可代表纯净之心；而云之飘忽，迎

风起意，南来北往，自由而闲适。故中国古人隐士的诗词里，断不能缺了关于白云的吟咏。譬如陶潜，他一生贫穷，家徒四壁，“短褐穿结，箪瓢屡空”，却始终与酒与云为乐，“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他曾出仕三四次，终觉心为形役，四十一岁时，他辞掉了彭泽令。从此远离世俗世界，开始了自己后半生躬耕隐逸的自由生活。

陶潜和他的诗都是我极喜欢的。他诗里写的云、鸟、菊和酒，是我关于魏晋隐士生活的隐秘想象。其实，隐士的标签是后世安给陶潜的，于陶潜自身而言，归隐只是服从他自己心灵愿望的一种选择。

我开始拾级走上俄贤岭的栈道时，已近正午，阳光肆无忌惮，云也不怯懦，带着一种奇怪的自由在我头顶的枝叶间来来去去，与山林浑然一体。我感觉整个身体都凝成一种感官，每一个毛孔都沁透了愉悦。我对于云和草叶总是异常地亲近，并常常不由自主地想起陶潜的那些关于云的诗句和意象。

摆脱仕途生活后的陶渊明，回归到乡村田园，过着日升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然而此时的诗人在精神上是孤独的，他没有可以进行精神鸣和的朋友。于是，诗人在古代圣贤堆里寻找知音：“何以慰我怀，赖古多此贤。”（《咏贫士》七首其二）宋武帝永初二年（公元421年），陶潜与朋友惜别，作了一首《于王抚军座送客》，借了云的意象来表达自己孤苦惆怅、无可皈依的处境：“寒气冒山泽，游云倏无依。”在陶潜看来，自己的境遇已是凄风苦雨，与朋友别离更添辛酸，这样的双重伤感，令诗人心情沉重，而此时，山涧中的寒气云蒸而起，孤独的游云四处飘荡，无所皈依。——此处孤独的“游云”意象，亦是诗人自身孤苦无依的处境和命运的真实写照。

与前代诗歌中“云”的意象相比，陶潜是创造性地丰富了“云”的内涵，譬如，他用“白云”来表现自己对隐逸生活的向往，用“孤云”“游云”的意象来表现自己高洁傲岸的节操。总之，他和他诗里的云是浑然一体的，他的人格性情、抱负追求以及所处的时代风云，都借助“云”的意象得到了生动的展示，与此同时，他的人格魅力及其背后的精神向度也得到了具有丰富而广阔意义的阐释。

这个秋日的正午，我倚着俄贤岭一棵高耸的重阳木，望头顶上繁密枝叶衔接而成的“圆”中露出的那几叠白云，还想起我们海南人最喜爱的那位北宋文学家苏轼，他是陶潜的粉丝，他的终极理想似乎也有着陶潜的影子，他甚至在他的词（《行香子·述怀》）里作了坦率的表白：

清夜无尘，月色如银。酒斟时，须满十分。浮名浮利，虚苦劳神。叹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这是苏轼描述他自己老去后想要的一种生活方式，苏轼从未厌弃人生，他生性乐天旷达，人生原本短暂，与其浪费生命去追逐名利浮云，不如做个闲人，对一张琴，倒一壶酒，听溪水潺潺，看白云浮动。

这个正午，在俄贤岭繁茂的林间，我也看到了这样的一溪云，我想给她赋上我自己对云的修辞（《云的修辞》）：

小片的云的影子突然在明亮的湖光中
我在一片草叶的背后想起
我们朝着我们的生长
如同你
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
你一直栖息在词语上面
东篱把酒，暗香盈袖
我听到你落在湖边的几声低吟
疏帘铺淡月，好黄昏
枕隐流年
秋到窗前十里青
夜里被放牧的记忆
有你余温的辞令
每一个修辞其实都是幻影
熟睡于云的航海图上
月亮的黑暗睡去又醒来
悬挂在奔涌的秋天之中
两只白鹅压着月光
一片翅影

食话琼崖

老南瓜

■ 卞王玉珏

家乡干旱少雨，而南瓜是一种耐旱农作物，一种冥冥之中的缘分把它们牵扯到了一起，使南瓜在这方水土上蓬勃生长，成为家乡人心中的宝贝。

南瓜是一个乖乖儿。暮春时节，家乡人从吊袋内或土罐中，掏出储藏数月的南瓜种子，播撒于自留地或开荒的旱地上。无须多管，数天后，南瓜种子便发出嫩绿的新芽，长出宽大的叶子。渐渐地，在阳光雨露的沐浴下，它粗壮而葱绿的藤蔓任意延伸，相互交错。一个来月后，就把地面盖得严严实实。从此，南瓜园便可源源不断地为家里的餐桌提供可口的食品。母亲经常把南瓜嫩绿的藤蔓和叶子采摘回来，用盐水反复揉搓，洗去表面的芒刺，然后清炒或上汤焖煮用于下饭，其味道与腌制的菜品相比，显得淡而清甜，家人都喜欢吃。

到了盛夏，一个个喇叭一样的黄色花儿相继盛开，远远望去，一抹抹黄色点缀于绿叶之中，宛如一幅美丽的水彩画。这些花儿和世间万物一样，也分雌雄，雄花是不结果的，只有雌花才会结出南瓜。为了提高结果率，人们常常在南瓜开花的时候，摘取雄花插到雌花上，进行人工授粉。多余的雄花也是一道美味菜肴，把它们摘回来，收拾干净后烹煮，味道清爽可口。

雌花凋谢之后，花座上便长出小小的雏瓜。无须打理，雏瓜慢慢长大，生出绿色的纹理，横圆竖扁的南瓜逐渐成形。由于受南瓜叶覆盖，此时的南瓜果实远看是很难发现的，而当你小心翼翼地走进南瓜园内，就会收获一个大惊喜：绿色的南瓜藏匿于壮硕的南瓜叶中。这时候的嫩南瓜，不管是拿它当菜吃还是用来煮南瓜粥，味道都很好。印象中，嫩绿的南瓜切成小块清炒或水煮，入口都感觉瓜肉嫩实香甜，有时候还直接拿它当主食充饥。而嫩南瓜切成块状，加入大米煮成南瓜粥，食用后，唇齿留香。

嫩南瓜虽然好吃，但其生长周期短，不能长期食用。经过夏季烈日的照射，到了秋天，葱绿的南瓜叶逐渐变黄枯萎，南瓜的颜色也由绿转为黄褐色，变成了外皮硬实的老南瓜。它们躺在瓜园中，像一个个自然散落的黄色磨盘，格外醒目。收获时，乡亲们拎断瓜蒂，把它们逐个装到牛车上。这时候原有的车斗已经显得不够用。为了装下更多的南瓜，人们砍来树枝和藤条，在车斗四周围上护栏，把南瓜装得比人还高。那时候，家家户户的房间里都堆满了老南瓜。

老南瓜的味道与嫩南瓜相比，别有一番风味。每次食用，必须先用刀劈开老南瓜，把瓜瓤清理干净，刨去其硬实的外皮，然后洗干净切成块状。还没开煮，老南瓜的香甜味已扑鼻而来。下锅煮熟，金黄的瓜色很是诱人。夹一块咀嚼，感觉粉糯盈口，清甜怡人。饥肠辘辘的我狼吞虎咽股吃个不停，直到填饱肚子才止。从瓜瓤内挤出的南瓜子，是人们人爱的零食。把它直接清蒸或晒干炒熟，我都觉得味香可口。

诗路花语

我站在秋的路口

■ 薛卉琴

一只雀掠过云影
在夹雨的风中打个寒战
日子便凉了一截
云把一首情诗
交给第一枚出发的落叶

一粒雁鸣滑落
砸疼日渐消瘦的故园
一行湿湿的脚印
走出炊烟
把思念拉长，扯远

矍矍发亮的日子
应该会在雨后
时光不会为谁停留
最后一抹灿烂
却在光阴深处守候

菊的心思
露懂，霜懂，风也懂
头顶翩跹的蝴蝶
和脚下觅食的蚂蚁一样
都是秋的祥意

厌倦了悱恻缠绵
雨的薄凉渗透灵魂
如果有一轮明月当空
披一身清幽
谁的舞步会将秋夜蹂疼

长风起兮
我站在秋的路口
让席卷山河的烂漫
在血液里沉淀

安马大桥

■ 王谨宇

身处苍茫大海与喧嚣街市之间
横跨一条古老而奔涌不息的河流
跟良田，青山
比邻而居
同水草，滩岸
昼夜相伴
以静默润泽兼容，抚慰众生
天色将晚
世人像暮归的飞鸟
汇聚于此
谈论泥土，星空，乡野
聆听时光闲云般流淌
在风尘之外
打捞月色，放牧魂灵

溪流

■ 赵吉胜

溪水如琴弦轻拨
流淌在林影婆娑之间
涓涓溪流
吟唱着青山秀色
在黄昏余晖中闪闪发光

岩石似诗卷翻浪
承受溪水岁月的涤荡
而我
站在溪畔凝望
思绪像流水一样悠然自得

溪流是时光的见证
见证了生命的跌宕起伏
奔腾不息，永不疲倦
如同我们的梦想
呼唤着自由，永不停歇

溪流
是自然的诗篇
奏响着生命的旋律
当我守望著溪流
也在守望着自己的内心
流逝的时光中寻找平和

